

闲言笑置

◎司马玉琴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闲言笑置

◎司马玉琴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言笑置 / 司马玉琴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8

(百合花文艺丛书 / 司马玉琴主编)

ISBN 978-7-80240-405-2

I. 闲… II. 司…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8988 号

书 名	闲言笑置
著 者	司马玉琴
责任编辑	潘爱平
装帧设计	王 雨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序	戴绍康	001
---------	-----	-----

岁月划痕

渡口	003
一九七二年的母校	007
梦里昙花	010
某年的八月	012
树皮号	014
故乡诗	015
故乡素描	019
村庄	024
记忆中的故乡	027
陈氏夫妇	030
那一片楠木	032
飘满山坡的歌	034

黑暗的深处	036
春颂	038
秋到黄果树	040
去丰都	042
雨中游乌江	045
山水的根	048
峨眉看日	051
我知道的两种食品	054
腊梅	057
墨竹	059
藤竹	061
草树	064
杏梅	066
田鱼	068
老瓦匠	070
语录与字典	072
猴群	074
渔事	075
老师	077
福女	079
花房子	081
触摸务川	082
寻找失落的山梁	088

第二辑 生存禅意

生存禅意	095
岁月无敌	099
人生无奈	101

沧桑无约	103
虚构三题	105
关于谣言	108
什么是缘	110
戏说时尚	112
夜行客车	114
女人辛苦	116
男人	118
醉上一次又何妨	119
与妻说梦	120
身无彩凤双飞翼	122
平常人的证明	123
城里城外	124
平民忧伤	125
年龄	126
屈原	128
白马	130
关于树叶的话题	132
关于雪的诗歌或散文	135
断肠红	138
鸟儿	140
天堂	142
兰的品种及其它	144
初衷·结果及其它	146
断翅	148
1987 年的风景	149
送婷儿	150
乡路	151
不可当真	154

第三辑

子夜断章	157
------------	-----

闲言笑置

关于足球的话题	165
---------------	-----

话语在诚实中行进	167
----------------	-----

文以存心自济世	169
---------------	-----

孤烟

——读《寿生文集》和寿生先生	173
----------------------	-----

心灵鸡汤或小资情调

——读惠子的诗集《紫色咖啡》	176
----------------------	-----

如今

——读王雪梅的散文集《知音草》	179
-----------------------	-----

道尽无奈方好歌

——对两首仡佬民歌的欣赏	180
--------------------	-----

对仡佬族民歌分类的管见	182
-------------------	-----

略具歌剧雏形的仡佬民歌	186
-------------------	-----

一副写在岩石上的趣联	189
------------------	-----

依存与突围

——浅谈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仡佬族文学创作	
---------------------	--

.....	190
-------	-----

风景之外说风景	193
---------------	-----

穿越

惊叹或猜想：与一条河有关	196
--------------------	-----

闲言笑置	202
------------	-----

第一辑

岁月划痕

闲言笑置

渡口

总有一只船，泊在渡的那头或这头。没有人过河时，船用一根绳子系在岸上的穿孔的石头上，此时的船很轻，漂在水上，风来时，轻轻晃动着，如同少年的梦。

有人从岸这边或那边的小路上下来，用不同音质的声音喊：过河啰。这时，会从岸这边的茅屋或岸那边的树荫下，钻出一个人来，默无声息地解开绳子，用竹篙或桨撑船渡人。当然，过河的如果是熟人，肯定会在上船时或下船前，坐下来，吸一管烟，说几句家常，问一声去来。

在这条叫洪渡河的河上，这样的渡口很多。我记事的时候，这条长百余公里的河上，是没有桥的，两岸人的去来，全靠船渡。这些年，这条河上，陆续地修了些石桥或吊桥，但保留下来的渡口也还不少。

陈家滩渡口是现在还在使用的渡口之一，它是我过得最多的渡口，因为我外婆住在河那边的沈家坝，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便从这里去外婆家，几十年里，已记不清从这里过了多少趟。

洪渡河上的渡口，多数叫什么什么滩，这是基于渡口的选择的缘故。一般说来，高原河流，水平河深的地段，两岸崖陡，不便行走，正在滩上，又不能行船，于是，渡口便多数选在滩口上游五十到一百米的地方，这些地方，水浅岸缓，水流也不是太激。渡口以滩名，好记，远来的客也好找。陈家滩上面的渡口叫长脚滩，下面的渡口叫苟家滩，便是明证。

早先，洪渡河上的渡船，是不收船钱的，船夫的报酬，是由河岸近处的村子里的农户出。每年冬天，由船夫本人或请人，背了背篋，挨家挨户地，凭自愿凭良心，三五斤八九斤不等，收大米或包谷，名曰打船粮。打了船粮的船夫，便会在一年四季里恪尽职守，风雨无阻。如果涨水季节，实在渡不了船，而此时又有远来的过河者，船夫还会贴上一顿二顿饭，等水回落时再渡船。

船夫或船工，都是很书面的称呼，本地人是不这么叫的，沿河两岸的村民，都叫渡船的船老板，有异于这一称呼的，肯定是外乡人。先前，陈家滩渡口的船老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他是本地人，无儿无女的，地方上照顾，成了渡船的船老板，也就解决了衣食问题。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那时候，无论男女老幼，当面都叫他陈大爷，背后都叫船老板。

陈大爷渡船的那些日子，河里的鱼很多，他的船上，除了一篙一桨之外，总是多一把鱼叉。船行着，有时他会突然停下来，以一个绝非老人能有的迅捷动作，叉上一尾河鲤来。他又鱼的时候，船虽有些晃动，但本地人是不惊不躁的，一是对他行船的技术有着高度的信任，其次，在这清清的河上，看陈大爷叉鱼，凭添了许多乐趣，一时间也忘了船的晃动。其实，单就捕鱼而言，当地人有许多的方法，但我从没见过他用其它的方法，他只用鱼叉这一种方法。有时天阴，也没有人急着过河，陈大爷会把船驶到上游稍深处，让船静静地停在水上，屈着身躯，左手扶住船沿，右手执着鱼叉静候着鱼们游成自己的目标。现在想来，他的姿势，很像一些城市里的雕塑。

陈大爷渡的船是一条木船，专门用来渡人的，在洪渡河上，这种船叫大船，风平浪静的时候，一船可渡三十人，也可装载牛马。当地习俗，牛马是不经常过河的，夏天里，人们会让牛马游过河，只有冬天，牛马过河时用船。人过河不收船钱，无论远近的过客，牛马过河是要收船钱的，无论你跟船老板多熟悉，都要收，而且很贵的，一个劳动日值一角钱的时候，一头牛从船上过

河，要收五角钱的船钱。据说，每年里，牛马过河收的船钱，是要用来祭船的。祭船的仪式在农历的七月半的清晨进行，有一整套的过程，我没见过。但大家对牛马过河收高额的船钱，是一致认同的，没有异议。

因为过的次数多，我家与陈大爷很熟。每年春节，去外婆家拜年，背兜里总有一二斤生肉或熟肉，那是专门给陈大爷的。从外婆家回来，外婆给我们的糯米粑，我们也总会捡三五个给他。陈大爷很友善，夏天里，我们过河，或者是去外婆家，或者是回来，凑巧他又叉上鱼来的话，他会送我们一条，不要的话，他会很不高兴。那条船在陈家滩的渡口上，一直由陈大爷渡着，直到我离开村子，虽然在河风的吹打中陈大爷越来越老。

我离开村子之后的第三年，陈大爷和他的船，永远地离开了陈家滩渡口。他和他的船，是顺水而去的。那年夏天，洪渡河的涨水季节，水异乎寻常的大，水位高过了拴船的石孔，高过了河岸上水边植物的生长带，陈大爷用手拉着船绳，让船保留着水涨船高的空间。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也是人拉着船绳，水涨时拉船绳，水落时放船绳，整条洪渡河上的渡船，遇到水涨得太大时，也都是这样。但这一次，或许是陈大爷太老了，或许是拉的时间太长，整整一个晚上，就这么拉着，天亮的时候，船还是顺着水走了，陈大爷拉着船绳，随着船走了。

据说，陈大爷走后，陈家滩渡口荒废了一年，过河的人找打鱼的三板船渡河，还死了一个人，又才有了只大船般大小的铁船。铁船渡人之后，船老板成了一对年轻的夫妻，我说夫妻，是因为他们男女二人都会渡船。在以前，洪渡河上的渡口，是没有女人渡船的。当然，改变的不只这一点，渡船的方式也有了改变，船上没有篙和桨，渡口上拉起了一根钢缆，过河时，船上的勾链一搭，或者勾链也不搭，站在船头，手握缆绳，便过了河。还有就是船粮照打，但只要船老板不认识你，便要收船钱。

用上铁船之后，我第一次过陈家滩，船老板便问我要船钱，

我说，我就是上边村子里的，他们还有些不信，直到我说出了我家中他们认识的，这才信了，且又十分热情，从外婆家回来，他们还专程请我喝酒，因为弄清姓氏之后，我们是本家。这多少让我重温了一些渡口的温馨。

外婆很老了，且因为在外的缘故，渡口我已经过得很少了。铁船泊在渡口的那头或这头，于我仿佛有些遥远，但它肯定在，只是偶尔传来的关于修电站或修桥的事，让我有些担心，那些渡口那些船的存在。当然，也只是担心而已，毕竟，人不会因为记忆的美好而放弃实在的便宜，何况，即使渡口消失在现实里，也还会永存于我心。

一九七二年的母校

人活一辈子，总有一些人是不能忘怀的，总有一些事是不会忘记的。一个读了十多年书的人，会经历若干个学校，每个学校，或多或少的，都会在心里留下些什么。于我而言，最不能忘记的，是我的启蒙学校龙桥民校。

龙桥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龙桥是一个大队，大队的民校办在一个小山冈上，但那个小山冈离我家特别的近，直线距离不过二百米。一个乡村孩子，能在不足七岁的时候上学，与民校离我家很近有着莫大的关系。那时候，乡村的孩子，八九岁才上学是常有的事。

龙桥民校的校舍，是一幢四列三间的民房，它最初是某户人的私产，因为那户人违反了某项政策，被公社里没收之后变成校舍的。我进校的时候，它已经在小山冈上耸立了好些年，因而显得十分的破旧，顶上的瓦破损之后，阳光能从那些洞口里射下来，教室的四周，有一块没一块的板壁，可以毫不费劲地看另一间教室里的情形。夏天里，这样的教室很好，小山冈上有风，风穿进教室，带来阵阵的凉爽，让人感觉十分的舒适，不想听课的时候，看一看另外的班级的同学或听偶尔飞过的鸟儿的叫声，让人感觉很自由。当然，这样的教室，也不是一年四季都好，冬天里，风带来的是刺骨的寒，可人是有智慧的，冬天到来之前，老师会叫每个学生交若干的黄荆条和竹子，人多势众的，半天就把它编上了。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喜欢自由，也真的很自由，为充

分体味夏天里封闭不严的教室的好，冬天一过，我们便把那篱笆式的板壁拆了。大约，对这件事老师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拆的时候，他双手抱在怀里，笑着看我们，只是不自己动手。

校舍的面前，是一块斜坡地，紫页岩风化的土地，不大出包谷，只适合种花生。但由于它在校舍的面前，便花生也不适合种了。我上学的那年，老师跟大队支书说，学生们没活动的地方，支书说，把那块地平了。于是，老师便发动学生们平整坝子。平整坝子的那几天不上课，可把我们高兴的，挖土的挖土，搬石块的搬石块，使出了全部的热情和能力。记不清是用了五天还是六天，反正时间不长，坝子就平整好了。后来，那块坝子就成了我们课余斗陀螺、叠罗汉的场所。

那年月，书没有现在读得这么功利，也没这么辛苦。大人们说，去学堂里混几年，年纪混大点，能记个工分就行了。当然，教书的老师也没现在这么的责任重大，学校也没现在办得这么严谨。龙桥民校整个学校里，就一个老师，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由他教。学校里只有三间教室，于是，老师便把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合在一间教室里，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总是不如一二年级多。一个老师教四个班级，每节课里，老师便只能每个班讲十分钟。讲完一个班级，学生们做作业，便讲另一个班级的课，依次讲完。虽然书教得好坏没什么责任，但老师还是极其认真的，他有句口头禅，书还是要好好读的。只不过那时，我们不懂他的想法。除了对我们之外，在别的地方，他的话不管用，对我们每天只上四节课，他就曾跟大队说过，但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每天四节课，还是照旧，直到我离开都不曾改变。

就在龙桥民校上学的那几年，运动好像特别的多，学校的坝子平整出来之后，经常的，有大会在那上面开，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是完全的看客，让我们不开心的是，每次大会之后，大人们带来当凳子的石块、树枝、草把会让我们清理一节课的时间。在坝子不属于我们的事项中，也有让我们十分开心的，那就

是放电影。那几年，那个坝子上放了三场露天电影，每一次，我们都过年般的高兴，特别是我，因为离学校近，搬凳子占地盘，等候从别的大队赶来看电影的亲戚，心里充实而又快乐。虽然明知不可能，可老是忍不住地想，要是每晚都有电影就好了。

四年级读完，到公社的完全小学去读五年级是必然的，但不是每个读完四年级的学生都能读五年级，按照大人们的要求，我们能写自己的名字，能记工分了，是否需要继续读书本身就值得怀疑了。老师与所有四年级学生的家长都进行了沟通，得知读四年级的二十四个学生中，只有十一个学生要读五年级，很是伤感，那天，他把我们十一个学生留下来，单独给我们上了一课，但他上的不是课文，也没有安排作业。他说，小学读完了还有初中，初中读完了还有高中，高中读完了还有大学。他说，你们要一直读下去，你们要超过老师呵。

我说一九七二年的母校，是因为我是一九七二年进龙桥民校的，是因为我从一年级读到四年级的龙桥民校，如今已经消失了。我不知道它是哪年消失的，那几年，我在很远的地方读书。现在的龙桥村的学校，名字叫龙桥小学，地点离我家有二三里路，高大的砖房，蓝色玻璃窗让我感到陌生。我总是觉得那个荒芜的小山冈，那个已被重新开垦的坝子更为亲切。

当然，校舍在不在，小山冈在不在，坝子在不在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任何一个母校它的真正存在地点从来都只在依恋的心里。

梦里昙花

我最初知道昙花，是读初中时，教语文的老师说的，他教了我们许多的词，其中有昙花一现。我没见过昙花，更莫说见它一现了，于是，昙花成了我的一个梦。

我没见过昙花，但它却成了我的一个梦，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浪漫情怀，只是我很明白，昙花已植入我的心里，而且恰恰因为我不曾见过它。

八年前，领导安排我到成都去学习沼气技术。我住在人民南路的一个招待所里，那个招待所是一个科研单位办的，紧靠着办公楼和住房中间有一块小小的坝子，坝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盆，养着许多的花。

那日黄昏，阳光艰难地翻过高楼，斑块状散落坝子里。我站在坝子里，推算着学习期满后归家的日程，突然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说，昙花快开了。我回过头，看见说话的是一个花一般的女孩，我知道，她来自另外一个大的城市，也是来学习沼气技术的。上课时，我们在一间教室里，只是未曾说过话。

我说，是昙花？她说，是昙花。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我发现，她面前的那棵植物呈仙人掌状，暗褐色的表皮，让人看了没了情绪。唯一让我惊奇的是，它的花蕾长在叶的边缘，约有寸余长，紫中带一点暗红。它的叶片有枇杷叶那么大，圆形，比枇杷叶稍厚一些。

她说她很了解昙花，她父亲是一个养花人，十分喜欢昙花。